

中国现代十位才子佳人的爱情悲剧

情

归何处

董群
主编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百卷文史知识丛书:卷八

情归何处

主 编:董 群
策 划:陈峥嵘
修 订:冯光宏

新疆人民出版社
乌鲁木齐

书 名： 情归何处
作 者： 董 群
责任编辑： 陈重秋
封面设计： 吴洪亮
版式设计： 马长宇
出 版： 新疆人民出版社
经 销：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： 河北都山印刷厂
开 本： 850·1168 1/32
印 张： 12.88
字 数： 31.4 万字
书 号： ISBN7—228—02754—X/I·973
版 本： 1994 年 7 月第一版
1997 年 9 月第二次印刷
印 数： 3000 册
定 价： 19.80 元

代序：名人书简

——华盛顿写给妻子的信

亲爱的：

你可以相信我，我极其庄严地向你保证，我根本没有追求过这项任命，而是竭尽全力，千方百计地回避它。这不仅是因为我不愿意同你以及全家人分别，而且因为我深知责任重大，非我力所能及。另外，倘若我出门数十载寻求前景非常遥远的幸福，那还比不上在家中与你相聚一个月那样真正幸福。但是，既然命运已赋予我这个使命，我希望，安排我来承担这个任务是为了使我有所建树。……

我将信赖一直保佑我和降福于我的上帝，深信到秋天我将平安地回到你的身边。对出征所带来的艰辛和危险，我不会感到痛苦；使我难过的是我知道你独自一人留在家中必然感到焦虑不安。因此，我恳求你鼓起全部勇气，尽量愉快地过日子。没有什么比听到你过得愉快的消息——并且是从你的笔下听到这消息，能使我感到更大的欣慰了。

I25

510-2

77587

本书作者名单

董 群

陈崢嵘

栗博莉

王则蒿

冯光宏

艾文武

萧 楠

王松筠

丁 莹

他人阅读请赐予合作。

目 录

代 序:名人书简	(1)
——华盛顿写给妻子的信	
郁达夫	(1)
——一蓑烟雨任平生	
徐志摩	(85)
——日暮乡关何处是	
戴望舒	(157)
——自古人生长恨水长东	
萧 红	(215)
——伤情处,高城望断,灯火已黄昏	
林 纾	(270)
——十年生死两茫茫	
陈 琏	(317)
——惨淡一生,无处话凄凉	
三 毛	(328)
——万水千山总是情	
翁美玲	(358)
——林花谢了春红	
顾 城	(371)
——最后的童话	

郁

达

夫

一蓑烟雨任平生

童心如月情如水

昏黄的烛光在微风里摇曳，把桌前两个跪着的小孩的身影摇来晃去。孩子在轻轻呜咽着。他们已哭乏了，两眼直盯盯地看着黑相框里的父亲。一侧的小床上，躺着一个不过三岁的更小的小孩儿，又惊又惧地瞅着这景象，一种无法消逝的映象落入了他白纸似的心。他便是郁达夫。

从他 1896 出世，到他 1945 年牺牲，正是中华民族贫弱不堪，饱受强国凌辱践踏的五十年。富春江是美丽的，然而，时代、民族、家庭的悲剧从一开始就罩住了这个生命。

郁达夫自幼多病，然而异常聪慧，“九岁题诗四座惊”。他七岁入塾念书，两年后转入县立的书塾——春江书院，扎扎实实的读了四年古文，并开始练着写诗。

1907 年，春江书院改制为新式学堂——富阳县立高等小学堂。从过去单一的文科改为文理皆攻，并修英文。

家里因为困窘而受富者的白眼，自小养成的充满梦幻的

激情而又孤单的心，使达夫有些自卑，又杂着自傲。他躲开那些热闹的人群，躲得远远的。有好几回，一位很得男生追随的富家女孩子邀他上家玩去，达夫每每临到门口又逃了回去。

在那小县城里为众人所瞩目的女孩子中，有一位赵姓少女。她有位伯伯在上海开店，富甲一邑。在当地大多数人连杭州城都未去过的时候，她已常随母亲去上海小住。赵姑娘装饰入时，性情自然大方，开朗而不失矜持。家门口常有青年的痴影徘徊。达夫的那位同学与她很相熟。

尽管郁达夫还不解男女情事，而且小小的头脑里还受了老夫子们的灌输，以为与女孩厮混是羞人的事，是读书人的大耻。然而，春天到了，芽自然要抽长出来，亚当后裔喉头的苹果并不因了胆怯或矜持而消失不见。渐渐地，在路上碰着了那女孩，郁达夫总有些不自在了。“她对我微笑一下，点点头，但在我却感到同犯了大罪被人发觉了的样子，和她见面一次，马上要变得头昏耳热，胸腔里的一颗心突突地总有半个钟头好跳。”

她自小没了父亲，和母亲、女仆住在一起。门前一排柳树，树下一丛杂花。春天里，总逗引来那么多翩然飞舞的蝴蝶。柳树再过去些，便是一带学馆的红墙了。在这样的美境里住着这一位可人儿的少女，总让人生出许多的梦来。

两人住处靠得近，每日常能碰见两三回。有时，偷偷斜了眼往她家窗口瞟去，恰碰了一张美丽的少女的粉脸在那儿似一道风景呢！叫人好不心跳。

每当读书读乏了的眼睛从铅字堆里爬出，看着窗外的绿树青草时，心里想的也不再是“皮哀排，皮衣啤……”，而是一个女孩的模糊的神秘的微笑隐隐在招摇。为她偷偷地焦虑，期盼、暗暗地幸福、失落，郁达夫的童心整整恼乱了两年。

突然一日，那位富家同学拉了郁达夫的手，轻轻地说：“今天下午，赵家的那个小丫头，要上倩儿家去，你愿不愿意和我一道玩去？”他眼里的笑意窘得达夫涨红了脸，一个字也说不出回来回答他，只是喘急了气，几乎想哭出来的样子，拼命地摇头。这同学却很干脆霸道，反得了他同意似地拖着郁达夫去会那几个快乐入时的女孩。

一餐东道主的夜饭吃过，郁达夫居然也和那原来不可亲近的妙女有说有笑了。自这一回以后，郁达夫与他们一块与赵姑娘也成了伙伴。

舒展的时光不知不觉地流逝着。又到了旧历正月十三日，白天，学堂给学生发了毕业文凭和增生执照。晚上，学校里摆起了送别宴。这日的天气晴暖如二三月。月亮洁净极了，在深蓝的夜空上真如圣洁的女孩缓步慢行。满城的爆竹欢欢闹闹，彩灯如流。同学们戏道往事，互祝前程，而平日威严的校长、教员此刻也满面笑容，微露醉态地与自己的学生尽欢。达夫连连痛饮，他被这节日和欢聚的气氛熏得兴奋不已，双眼晶亮，面颊绯红，不住地笑，只觉胸腔里是呼啸起来快活的大海，要冲破堤岸、躯壳，与这人世的欢乐汇合一处。

他出了校门，踏着月光，双脚照例自然而然地走向赵家，去寻自己可爱的伙伴。

赵家门前一排柳树，此刻树影婆娑。石砌的路上，莹白的月光如水漫过，树投影其上，深深浅浅纷纷。屋里没有人声。轻轻推开门，只见她坐在大厅的桌边上练习写字。洋灯的黄光圈出她柔和的身影，背后拖着一条长长的麻花辫。听见脚步声，她也不回头，只慢声问道：“是谁？”他屏住气，提着脚，轻轻走近了她身后，鼓足一口气，“呼——”地一下就把她面前的洋灯吹灭了。刹时，月光如潮涌了进来，浸满大厅。她惊叫一

下,马上调转头来。白日里粉嫩的小脸在此刻的月光下似大理石一般,黑黑的眼眸里放出两点亮光。郁达夫微笑了,自然而然地伸出手去,捏住她的手臂。她不发一言,他也不言一语,她是扭转身坐着,他向她立着。她只微笑着看看他看看月亮,达夫也只微笑着看看她看看中庭的空处。两人便这般在月下相对,一股清纯的空气在身外空间弥漫,是一种怎样深沉和甜美的满足的感觉啊!不知过了多久,终于她轻轻开口了:“今晚上你在喝酒?”“是的,是在学堂里喝的。”达夫轻轻回答,神思仿佛从深井里浮出,这才放开两手,在她边上一张椅子上坐下。停了片刻,她又细声问一句:“明天你就要上杭州考中学么?”“噢,是的,明朝坐快班船去。”两人又不说话了。不知坐了几多时候,忽听见门外头她母亲和女仆说话的声音渐渐儿近了,她俩上街买过元宵等物品回来了。赵姑娘忙着点上了灯。

此后,谈不过半点钟的闲话,达夫就告辞出来了。又走在月下,刚才两人在月光里相对的恍惚、沉醉,又上心头。达夫十四岁的心灵里忽儿感到了一点极淡极淡,同水一样的春愁。

因为钱不够,达夫离开杭州改去嘉兴的一所学校求学。那里便宜得多。年少独在异乡,每每想家想得泪流满面。在难以消解的愁绪里别无他法,就一味地读书,一味地做诗。十四、五岁的年龄,正是身体、心灵都最旺盛,最饥渴着营养的时期,如此一来,心智倒飞快地长进了不少。真是忧能伤人,忧亦能启智。

新学期开学,郁达夫不愿再去嘉兴,插入了杭州的中学。这里的同学有不少是富家子弟,锦衣美食,颇为自傲。而且喜欢结伙成对,有的甚至更要做出女娃娇姿,不以为羞,反以为荣。达夫穿着不新不旧的灰衣蓝衫,不仅不象其他人一样,笑

着凑到他们跟前搭讪，有时反倒从小眼睛里狠狠射出两道白眼，刺得那作态者好不生气。可就是这样一个不大爱说话，不会交际的乡下人作起文来却扬扬洒洒，很有韵致。总被国文教员，一位桐城派老将王先生拿了做范文在班上宣读。于是，同学们便视之为怪物了。

“怪物”入不了人圈，便只好藏起交友的热望，逃向书里去寻自由快乐。《吴诗集觅》、《沧浪诗话》、《白香词谱》读下来，做诗词的功夫又长进不少。作文薄上涂满了他的作品。

1910年春季开学的时候，达夫觉得自己的国文水平已超过同班同学的水平，不愿再跟在班上耗时间。他自作主张进了一所教会学校，想在此处补习英语。

没想到教会学校的刻板比省立中学更厉害。没多久，学生闹了起来。闹起来的结果总是一方面校方改变些态度，另一方面开除几个强硬分子回家，以儆效尤。郁达夫就这样被开除出来。

当时的心情，多年后郁达夫回想起来，还那么真切：

牢狱变相的你这座教会学校啊！以后你对我还更能加以压迫么？

我则将比比试试，看将来还是你的成绩好，还是我的成绩好？

被解放了！以后便是凭我自己去努力，自己去奋斗的远大前程！

余下来两年便是静处乡间的自学。郁达夫制定了每日的作息计划：上午修《资治通鉴》或《唐宋诗文选》。午后读读上海来的报纸，以不至于隔动荡的“中国”太远。每日还必定要

四处走走，既是散步，又是对乡村民生的一种考察。农民的困苦和无知，常让他夜不成眠。而异族的入侵，政府的无能，人民的反抗，政变的阴谋，一桩接着一桩，每每令热血男儿悲不能抑，撒了许多愤慨的泪。这将近两年的独居苦学，思考观察，是他一生中收获最多，影响最大的一个预备时代。

1913年，郁达夫再也无法在乡间清清静静待下去。恰好大哥郁曼陀被政府派往日本考察司法制度。达夫便借此机会随同哥哥去日本。当时，青年出国留学的风气很盛。

终于，郁达夫从水波不兴的偏乡僻壤里出来，投身进了风急雨烈的尘世。这一去，是福是祸有谁知呢？但这一去，肯定不再会有那私塾、学堂里尚可自主的逍遥与一些些纯净无忧的时光了。犹如置身湍急的漩涡中，人被许多不同的外力抓住了，须能挣扎，而有时甚至挣扎都不可得。

暖风吹得少年醉

9月下旬，几阵秋雨洗尽残暑后，郁达夫着一身半新的夹服，带了几册线装旧籍，走出家门。家，是一日一日显得窄狭了，而青年的心却一日日地壮大起来。波翻浪涌的海水之外，一小圈安适平静的沙地收伏不了渴望海洋的心。他终于出来了。欣喜和豪情鼓舞着他，他竟忘了回回头，再看一眼每片叶子，每块屋瓦都蓄满离情的乡景。

上海，十里洋场，冒险家乐园，东西方文明相撞相合的大熔炉。远近的灯火楼台，街下的马龙车水，骄奢淫逸的高官巨贾，卑贱肮脏的弃子浪童，一幅光怪陆离、混乱鄙俗的世态画

打开在十七岁的青年面前。

他还说不上从中准确地看出殖民文化的印迹，更想不到改变这民生状态的韬略雄谋。然而，华灯之下，那西装革履，油光满面，神情自得骄然，一双眼却因对金钱、美女的欲望而烧得发红的人，会是他的将来么？不，绝不会，人生的乐趣绝不是在这样的追逐和淫逸当中，社会也不该是这样的人的乐园。达夫站在一品香的露台上，对着这魔都的繁华夜景，呼吸着它流荡着烂甜的享乐气味的空气，感到了新奇、不安，困惑和隐隐的抗拒。

这时，有几位哥哥的朋友来邀他们去天蟾舞台看戏。说有贾璧云的全本《棒打薄情郎》。

“是么，这可是难得的机会啊！”

“男扮女装的小旦，简直比女扮的还漂亮，唱得还勾魂，你说奇也不奇？看一场下来，实在过瘾的很呢。”

待他们赶到时，场里早已是满满的人，真格是无立锥之地了。每一个人都那么兴奋。他们挤进包厢，四周围珠玑粉黛，鬓影云香，莺啼娇语让达夫窒塞到回不过气来。场内似乎流动着一种隐秘的狂欢之香，把卷进去的人熏得眩惑，熏得昏迷。

舞台上灯光突然又加亮了一层，台下的观众立时起了骚动，但倾刻静到了似乎空气也固住了。脚灯里照出一位旦角的身材。容貌、举止与服装，无一不美；朱唇轻启，或嗔或怨，直似一根细针挑动心弦。每当他的眼光往台下一扫的当儿，男人只当着是一位惹人怜的女子在找自己，女人只当着是一位多情男子在对自己暗表衷情。男人女人无不为这一旦角的娇美多情薄命而心魂迷乱，昏昏然喝起彩来。

这样的空气实在是厉害得很。几个钟头前还对上海的颓

废淫逸的空气感到不满的达夫也有些固持不住了，兴奋起来。心里热烘烘地似乎也接受了在空气里漫布的隐私的渴望的挑动。回到旅馆后，躺在床上，大睁了眼，翻来复去只是回味。早晨三点，方才睡去。睡眠深处，殇的迷梦……

上海给这位即将东去异国的少年启发了潜伏的性，激出肉与灵的交哄。殊不知，这使他在日后孤独的求学生涯里生出了无尽的挣扎，苦恼。

樱花诗酒养狂奴

当时，日本与中国有约定：国立五校开放接受中国留学生。中国留学生，只要能考上这五校的入学测试，以后一直到毕业为止，每月可得一笔官费做衣食零用。为了考上官费的五校，郁达夫日夜苦读。有时在清灯下与书本相对到凌晨五点。如此拼命，终于如愿。在这一年的夏季，入了东京第一高等学校。这时，哥哥郁曼陀一年的考察期已满，回国复命。从此，十八岁的郁达夫留在日本，野马奔驰，风筝线断，一人去受那异国的风霜雪寒。

其时，日本已完成明治维新，以自己的特有的方式吸入了西方文明的新鲜血液，获得了无穷的生命力。欣欣向荣，蓬勃向上的风气在国民的举止投足之间显露得很充分。而中国却犹如大势已去，遍体淋漓的困兽。国虽大而元气中虚。一盛一衰，两相对照，在双方的国民心中都无可避免地有了很强烈的反应。

日本人的眼神语气表情中毫不掩饰对“支那人”的蔑视。

中国的学子一面激愤难当，一面又深自羞愧。因为西方的近代科学实在是惊人的强大，强大到国内的许多同胞不可想象。而就在人类的智慧早已前进了好几步的时候，中国却裹足不前；不仅如此，还有了社稷不保的危殆。落后是屈辱的。这层屈辱不是一时一日能去掉的，也不是眼泪能冲掉的。不知觉者自可继续逍遥做梦，而身在日本的弱国子民却要替自己的同胞承受最刺痛的屈辱、悲哀。

日本对西方的崇拜、效仿不仅于科技领域，西方的性解放浪潮也杀了进来。女明星的半裸照、绯色新闻、文坛上自然主义流派的赤裸裸的描写，易卜生的问题剧，富于刺激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两性观……包围人们的视听感官，支持内心最深处的欲念，共享堕落的狂欢。郁达夫，脆弱、孤傲、主意不坚，性欲觉醒的青年，犹如洪水上的泡沫，被阵阵浊浪卷入，挤进、抛开、淹没，被冲击得无所适从。“独自一个在东京住定以后，于旅舍寒灯底下，或街头漫步的时候，最恼乱我的心灵的，是男女两性间的种种牵引，以及国际地位落后的大悲哀。”

悲哀、苦闷是灵魂的血骨，而在表面的举止言行中，郁达夫很有沉重的无忧无虑，文人的浪漫不拘。功课宽松的时候，每天读读小说，大半就在咖啡馆里找女孩子喝酒；在绿树玉立的小道上闲步，与偶遇的女孩子结伴而行，唱歌、采花、笑闹、登高、涉水，真显得快活极了。

山青水秀的日本，养出了水般清柔美艳娇的女子。尤其关东西靠山一带，火山矿泉四布，水分富含奇质。这里的女子肤色细白透明，象似瓷体。而且，日本民风开放，从不编所谓“烈女传”，立“贞牌坊”来束缚女子。裹足、束胸等违反自然的事更是不做，女子出门操菜工作，游街上市的如同男子。甚至还有令中国人难以想象的男女同浴的习俗。妓院村村都

有，妓女是一个并不太使人难堪的职业。

这样的女子难道不令多情的少年倾心么？而倾心以爱的人却用了又惊愕又厌恶的眼神、语调对自己说：“支那人”时，又是怎样的滋味啊，郁达夫就这样一次又一次从两情欢悦的高峰被甩入深渊。不断的刺激使他越来越敏感，越来越满怀着悲哀疯狂的渴望：知识我也不要，名誉我也不要，我只要一个安慰我体谅我的‘心’，一副火热的心肠，从这一副心肠里产生出来的同情！从同情而来的爱情！”

光有灵性的满足是不够的。性的苦闷压迫着他，日渐昂进到了不可抑止的地步。

两年后的一次寒假考试结束后（此时他在关西名古屋读八高），接连下了两天大雪。他被厚雪肆锁在乡间，实在寂寞不住了，就在午后，踏上了一列客车。在车上独自喝了一瓶热酒，血闹哄哄地在血管里冲。夜半时分，车停在一个小站，郁达夫飘飘然下了车。这是个陌生的地方，绝没有一个熟人，但肯定有妓馆。日本的妓馆是到处都有的。冰凉的雪落在通红的脸上，起了一阵奇异的刺激。他的胆子“忽”地膨大起来。跳上人力车，把围巾向脸上一包，放大嗓门叫去妓廓的高楼上去。

龟儿鸨母笑脸相迎。达夫醉眼指了一个肥白高壮的入了房。狂歌大饮直到深夜，之后豁了出去。

第二天中午方自悠悠醒转来。一睁眼，不知身处何处。手一伸，触着一个温软柔滑的肉体，吓了一跳，突地清醒了。隐约想起昨晚醉的狂热，痴乱，呆了。身边的花魁，还是袒露着全身沉沉酣睡着。一团让他苦恼、渴望，让他的血液突然猛冲的肉体就这么用钱轻易地抓住了，解决了。

解决了么？

窗外的阳光照在雪上，光芒反射进屋，屋子显得晶明爽朗。达夫怔怔望着窗外展开的宁静的蓝天，不由得流出两行泪来。

太不值得了！太不值得了！我的理想，我的远志，我的对国家所抱负地热情，现在还有些什么？还有些什么呢？

回去的车上，他皱着长眉，默默地对着窗外，眼中却什么也没看见。他的脑子里已经起了前所未有的变化。他已经平静下来。过去的骚动不安、焦灼苦恼仿佛洗尽消失，被解决了。罪恶感也不见。仿佛一夜之间，有谁来把他全身的骨肉完全换了。

沉索性沉到底罢！不入地狱，那见佛性，人生原是个复杂的迷宫。他为自己的沉沦、解放，寻找到了一个很有哲理韵味的辩护。

性的苦闷寻到了一个很简便的解决办法，世纪末的流行心态是它宽厚仁慈的保姆，更还有玄妙的哲理为之辩护，郁达夫也就不惧于去做一个放荡的狂奴、豪情的颓废者了。

狂奴歌异音

郁达夫在外“潇洒”读书；家中老母却为他寻好了一门亲事：富阳宵井孙孝贞家的小姐。1917年8月，郁达夫回故乡